味辟齋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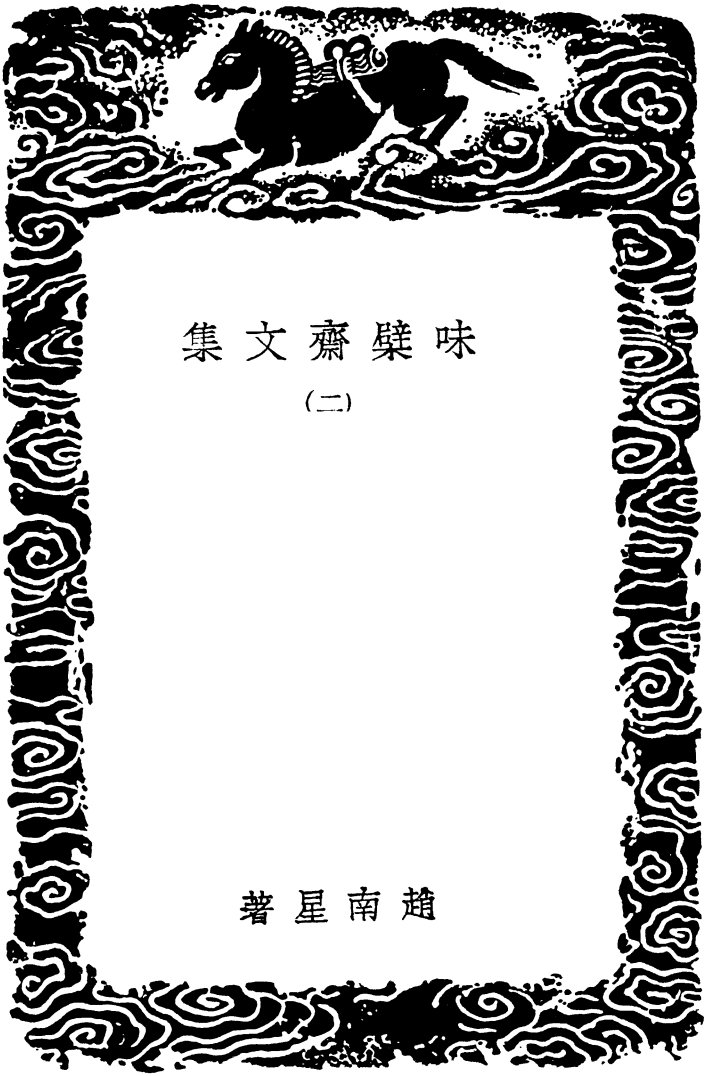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辟齋文集

(二)

趙南星著

味檗齋文集卷二

奏疏

辭吏部第一疏 以下典銓疏

奏爲懇辭莫大之任以圖少報聖恩事今月十三日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尚書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趙南星改吏部尚書欽此臣林居三十年未嘗一字入京師見在諸臣曾爲吏部科道者多推舉之亦未嘗一字相通卽皇考起廢時翹車滿地臣閉門學誦若無關涉非敢忘國恩也臣迂愚狹隘非用世之才正恐徒取大位無可以報國恩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負不乘以免於寇臣之願也詎意陛下念其先朝舊臣就列未幾驟陟崇班臣勉强從事分量未滿氣力已竭矣今復改爲吏部尚書此官乃周之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臣何人斯而能統百官均四海乎夢寐之中都無此念若漫不自揣徒以其爵高權重汶汶而居之則檮昧之人而夸毗之徒也臣雖不肖恐陷而至此是以退縮而不敢當也臣宣布陛下之德意紊飭綱紀濯摧汚俗幸而臺中多賢者信臣之心惟欲救民瘼而盡臣節人人奮起精神藩臬郡守而下莫敢欺蔽從此吏治漸有可觀民生小康臣之願畢矣伏乞聖慈容臣仍守憲職愈益

努力以期後效此臣之所爲少報聖恩者也臣不勝榮幸

辭吏部第二疏

奏爲再辭重任以無負聖主之知事臣不肖蒙陛下以爲吏部尚書具疏控辭奉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準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公忠正直之道甚爲難盡皋夔伊傅之爲臣不過如此臣何足以及之然反是則爲私爲欺爲邪爲枉四者皆凶德也臣心膽素小惟恐得罪於君父有玷於衣冠亦不敢爲也臣之自許特一鄉黨自好之人耳豈足爲大臣哉遭際聖明起自田間以爲御史之長諸御史之巡方者將明陛下之威德墨吏稍稍斂迹未有澄清之效陛下求治太切遂以臣爲無罪可吏部也都御史之職不過考覈諸御史耳吏部則大小百官皆所銓序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勝其任臣之顓愚不能行私於公爲近昔之明於人倫者率得之天性非臣之所能也恐蹈詩人自疵之悔有負陛下迪簡之意展轉怵惕不能卽安伏祈聖慈察臣之非僞讓容其辭免使得竊廉退之譽以風在位者臣愚幸甚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奏爲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事臣惟六部尚書古之六卿有天下者所與阜成兆民者也臣部以用人爲職四司分任之其責任甚重大其政務甚煩劇而文選視他司尤甚是以向來該司郎中住於

署中但於朝房偶見一客而堂官乃獨不然想以承平事少付之所司堂官責大指足矣今強敵內訌窮民稱亂責在用人者部中之事益煩益難臣之衰老夙夜矻矻猶不能辦加之以修廢舉逸官無定員長衢夾巷肩輿闐咽人一日之間精華果銳之氣正在午時以前而盥櫛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恆至日午始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不亦倒乎臣每見諸臣之少壯者言及此事皆以爲苦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之疏亦言今後各衙門非有公事不必紛紛拜謁而舊俗相沿無可奈何臣若亦以無可奈何而違心强行之則必不得盡心於銓政而無多之精力又不足以共周旋人事之用性命之蹶可計日而待也夫人道尙通自無可廢之理但不宜以之妨公事耳臣欲與四司官約每日蚤起卽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旣畢退食私寓乃與知交往來似得張弛之宜合於夙夜匪懈之義熟思者一年而不敢擅行萬不得已乃以告之陛下如以爲可則臣與司官共守之庶可以延須臾之命效犬馬之力少分陛下宵旰之憂至於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臣履任之初先言目前之所急如此其他可言者臣必詳察而灼知之乃敢以瀆天聽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

奏爲再剖良心責己秉公以矯官邪維國運事萬厤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等事於在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忝蒙皇

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陛下復起之涖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敵乘之內侵外敵內侵而愁苦之極因而作亂天下之太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退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方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士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臧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以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舉世莫之寤也寤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遠者干之以書帕殊爲不雅況又不能成其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則人皆環而丐之或以錢易之勢必不能徧及終歸於怨詈耳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亦

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于之者衆。而及於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留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於好賢。而未之深思。門開不可復閉。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甫爲巡撫。即欲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汚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唯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今幸而稍定。尙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揪徒成黨。絲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鄰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聾瞽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興兵動衆。以屠戮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於未作乎。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書帕。自十二金而至

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從何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曲爲庇護者容臣參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既以之自責矣司官所與共用人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發單於其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數員請旨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於擧籤之法自上古以至我朝所未有自萬厤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荀卿曰探籌投鉤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更之以復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夫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後利有攸往陛下猶天也伏願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狗馬之誠不足以動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聖慈察之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議裁代歷濫糧監生疏

題爲議裁代歷濫糧監生以清姦弊以肅部體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祖制監生歷事之設以其繇成

均教成。分撥部寺。使之歷覽曹規。嫻習吏事。升堂而磬折。執役則矜嚴。所以豫儲其民社之品而優之也。故在聖祖時。有不拘之資格。有不次之遷除。豈非以其觀型親切。摩礪老成。而致然哉。若今之所謂歷事監生。則何其不然也。自國子監咨送到部。當圜撥時。十已亡二三矣。及分歷各衙門。幷十亦無一也。公座走班。跫音杳然。督之不來。罰之不懼。其一二或至者。率皆僱倩頂替。優孟叔敖。猿猱而衣冠者也。初猶別衙門或然。而今本部亦然。其辱部堂甚矣。又焉用此。而且冒支祿米。以國家作養之資。實姦黨谿壑之腹。此而不覈。長此安窮。今議頓清積弊。則請令國子監監滿各生。仍照兩月一次。督送名數入部。盡將正歷粟監類送戶工二部。每名依例納銀。納訖給文赴部。以憑上選。至雜歷寫本清黃等款。所從來久。難以遽裁。當量每番人數多寡。分送各衙門。但既係納錞。無人食糧。各衙門不用開造。如此。則歲可得萬餘金。省米亦數千石。彼既樂輸。此復剔蠹。於貲郎固不失本色。於部寺亦無損大體。至於舉人、歲選、恩貢。合無仍令親歷各衙門。以無廢舊制。勤者開糧贖。則弗予。必歷滿而後赴選。無徇顏面可耳。查得歷事監生。國初止有正歷。其雜歷因各衙門奏討而設也。則正歷應多。雜歷應少。派撥繇國子監。原有定額。第恐此法一行。游移百出。人將憚正歷之實輸。而趨雜歷之詭匿。則又姦姦矣。合無移會國子監。撥送部堂之日。派定正歷若干。雜歷若干名。使猾者不得趨避其間。庶國體部規。爲兩得之。相應呈請定奪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自履任以來。未嘗見一監生。昨十六日圜撥數百名。鄉黨熟識者。皆係替身。即替身到者。六十一

名耳。既而聞有一人而代數人出而復入者。替身亦未全到也。不得已照衙門分撥。則替身皆到。包攬食糧。臣等相與歎息法紀之壞至此。殆不可收拾矣。正歷納銀。本非祖制。但政繇俗革。通則可久。且比來海宇多兵荒之虞。諸生同內顧之憂。其打點雇覓。亦有不得已者。雜歷既可納銀。正歷何爲不可。據議所以體諸生之情。祛吏胥之弊。於銓政不無小補。伏乞聖明裁擇。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

朝覲合行事宜疏

題爲朝覲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天啓三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治天下之道一言耳。安民是也。人主行之。則國家安。人臣行之。則身名美。此甚易知。甚易行也。古之帝王。視民如赤子。建立公卿大夫百執事。以煦嫗撫摩之。而猶恐在外之臣有不能奉行德意者。乃屈萬乘之尊。三年一巡狩。問其能安民與否而黜陟之。巡狩之後。羣牧四朝。又奏言而明試之。其視小民若此之重也。淳古既遠。巡狩之事不可行矣。今之朝覲。則四朝之遺意也。我國家於腹邊地方。各設巡撫。巡按。言其代天子巡行。以安小民也。然必布、按、司、道、府、州、縣官。皆能潔己愛民。而後小民得安。而府、州、縣官尤爲親民布按司道官主察府、州、縣官之治狀。以報之撫按。而達之部院。以俟黜陟者也。昨者萬壽聖節。各處司道進表官至。例有報部賢否冊。堆積如山。臣等取其一二觀之。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官。間有疵議。其卑穴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爲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

徒事雕蟲。造之則汗牛充棟。祇堪覆瓿。吏治之虛僞如此。小民何繇得安。今甲科之塗極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長幼。皆同袍也。而其中又有鄉里、親戚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而鄉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立於呈身。如飛鳥之依人者。則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又有權豪之所囑託。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機術鋒俠。足以起風濤。成鬬變者。則不敢言。是知縣而上。至於司道。莫非循良卓異。其爲不肖者甚少。以此而蒙蔽撫按。坐之濃雲厚霧之中。惟其言是聽。非惟蒙蔽而又把持之。其所舉刺。非其所報者。不敢用一人。是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國家也。夫臣子受聖上之恩。而齊心以害國家。辜緣士風之壞。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忠孝。以至於此。今小民已塗炭矣。國家已杌隉矣。明年大計。若復彼此敷同。沿襲故套。所糾劾以備考察者。皆卑微之官。孤寒之士。愚拙之人。而大貪大酷。皆得漏網。考察往返。爲小民之煩費甚芒。而毫髮無益於民。安用考察爲也。臣等必不敢鈔謄塞責。廣詢細訪。果有眞見。即行斥降。事完通查開報之失實者。恭奏處分。伏維皇上加意窮民。貪吏追贓之令。不啻再三。而臣下莫肯奉行。此臣等之罪也。臣等即不自徇私。而任他人之徇私。不敢執法。以市恩而保位。此鄉愿之行。而巧宦之精者也。聽科道官糾劾以爲不忠之戒。其他應行應革事宜。歷年通行。臣等益加恪飭。相應題請。合無恭候命下。本部照例填給勘合。順付公差人員。齎去兩直隸十三省布按司府等衙門知會。幷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一士人之不貪猶平民之不盜也僅可爲人非奇節也今士人一爲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繇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爲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爲之竿也而又以勦戮爲邊功幾於無人心矣今次考察不必舉卓異以開鑽刺之門惟照先年舉廉吏之法而精之每省卽一二人不爲少臣等體訪眞的紀錄以待異擢一各正官入覲印務須委官署掌諺云署印如打劫此語似爲太過今則成眞實語矣始而慮州縣佐貳之貪也而易之以教官教官猶佐貳也則又易之以府佐府佐亦未必皆廉且印多人少於是上官無術而下民無命矣計惟愼擇其人但令看守倉庫不許徵收錢糧接受詞狀各處張挂告示不許小民交納投遞入覲官事完之日臣部嚴限令其赴任違限者撫按官參奏議處一從來入覲之年皆禁書帕而書帕日多其未入覲之先固已絡繹不絕矣而都門相見尤爲必不可廢者古言人道通功勳成交際者人道之所以通也匏葉可以成禮木桃可以抒情今則豐縟精巧以結權貴是賄賂非交際也與者受者皆縉紳士大夫國家之賢才至煩明旨嚴禁則亦不可以爲士大夫矣此臣等所不忍言也若猶有如向日之爲者倘一敗露則亦不敢以含咽爲長厚也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聖明急敕廷議仍簡才望之臣以資彈壓以奠封疆事該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以薊遼總督閒憂當去臣等方議推補而樞輔孫承宗疏至爲詳酌督撫事宜以復成法以一政柄事是日遂止不推及偏沅總督楊述中已經予告或欲裁去總督或以貴州苦於無餉欲另設按臣專管督餉或欲於貴州按臣加一勅書兼督川湖之餉具題奉旨下部院會議臣等查得會典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及嘉靖二十九年始改爲總督薊州保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至三十三年移駐密雲而巡撫駐薊州防秋則駐昌平是薊遼總督原爲邊患而設今邊患方殷自無可裁之理即樞輔之疏亦非以爲可裁也其疏不曰皇上必不欲臣離關則請且不推經略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乎又不曰往日經撫以議論紛紜致失疆土乎此其意可知也當遼左淪陷之時在位者人人顫恐爲保妻子之計樞輔不勝勁忿自請行邊此其忠義激烈一日而感於神明聞於天下祖宗在天之靈無不欣喜假令祖宗朝一聞警報輔臣有自請行邊者則必不設總督矣夫總督之設爲節制鎮巡以下也政府之柄豈不更重也哉然則薊遼總督在往日則不可裁在今日則不可推此事之無可疑者也檢關之事皇上得樞輔而委任三二年來邊疆安輯其效可覩矣今舊督臣以制歸樞輔實兼將相之任弭節移駐及巡撫所宜居一切撫賞防勦惟相其機宜而行之以俟全遼恢復奏凱還朝之日乃議設總督似無不可者至於偏沅總督合楚滇黔三省之兵餉而兼理之不見於會典惟萬厤年間征反

播酋。乃有撫臣事甯旋止。正如總督之設。以貴州用兵之故也。科臣謂偏沅一帶土司。環伺而待命。兼以數百里獷悍之苗。非設一撫臣。不足以彈壓之。此亦不易之論。但貴州之軍士。楛腹而荷戈。待餉甚急。撫臣之設。談非容易。不若選擇風力臺臣。奉勑巡往。專管督餉。以救百萬生靈之命。非小任也。餉足而後兵強。乃可以卻敵。非小功也。於計似便。均祈聖明裁定。如以爲可。勑下樞輔。一意安攘。督撫可且不推。偏沅巡撫。容臣等愼擇推舉。督餉按臣。都察院遴選而用之。盪平之日。即初差者。亦照近題事例。即轉京堂。以勸忠勤。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奏爲舉用名德舊臣。以重廷推。以光聖德事。昔周公之諫成王曰。無遺壽耇。壽耇者、舊臣也。嘗效忠於先王者也。是時成王蚤登大寶。意者喜新進而遺老成乎。此亦人情之常。是以周公戒之如此。我皇上圖任舊人。即位以來。求之如不及。鬌眉皓髮。多列崇班。皇上之心。即堯舜之心。超絕常情億萬矣。頃者南京吏部尚書。北京戶部侍郎等官缺。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廷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鄭三俊等。三俊等皆蒙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皇祖五年成進士。刑部觀政。即論劾專權奪情之大臣。而廷杖遣戍者也。皇祖起之。而未竟其用。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朝皆望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即得俞旨。以皇上知人之明。同於日月。豈猶有疑於元標之宜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即捐軀以爲國

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挾其山林。可止即忘其軒冕。其謙退宜推也。夫忠孝也。廉潔也。謙退也。皆今人之所不足也。元標用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朝美多矣。元標之講學。豈迂也哉。今之人正苦不迂耳。求美官則靡至。見危事則兔脫。不迂故也。今之義類未有不以元標爲可推者也。夫人臣不遇堯舜。則無望耳。遇堯舜則望之無已。萬幾之中。有一事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一事之中。有一毫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也。以元標之忠賢。皇上猶不即用。則是捐軀報國者。不足信也。以廷推而不即用。則是舉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臣等知至愚不肖。何足見信於皇上。然職在用人。殊無以施面目。日夜狂惑。不能處心。若皇上以所推不當。則甯治臣等之罪。而不敢垂頭塞耳。爲海內之君子所譏讓。倘蒙皇上沛然易吁咈爲都俞。使千官抃舞。臣等不勝仰天叩祝。

衰遲宜去疏

奏爲衰遲宜去。仰祈聖慈允放。以全恩禮事。臣聞聖王井田之時。野人六十而還田。爲其不可以力耕也。卿大夫七十而致仕。爲其不可以趨事也。又曰。七十老而傳。言以家事傳之子孫也。夫家事且不能辦。而況於國事乎。臣今年七十有五歲矣。無論行能卑陋。不足以當統均之任。數年來脾胃日弱。不食而飽。强食則病。所苦非一。雖勉强效職。曠廢甚多。且知人而後能用人。博訪而後能知人。臣公事甫畢。即困頓而

歸。私禹恆不見客。客來亦不能往。世豈有居山濤之位。而習嵇康之懶者。臣之病舉朝知之矣。延醫傅懋光等治之。亦覺有效。稍稍勞苦則病。夜則穩臥。晝則病。乃知臣老矣。非病也。臣有外孫柏鄉縣諸生張庸周。二十餘而通五經。抗志希古。可爲他日之才。臣比聞其夭折。不勝悲愴。臣於是乎益老矣。夫病可以藥艾而愈也。老則無復壯之期。臣遭際聖明。起自荒野。驟躋上爵。壽至七十五。豈有遺恨。第恐旦夕不可知。皇上至仁之心。未免惻然動念耳。臣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欲盡力以報萬分之一。而無力可盡。求去萬非得已。懸車已晚。未足以爲澹退。誠欲及視息之猶存。匍匐一望闕廷。叩首而去。伏祈聖明鑒臣之愚。一字不欺。垂慈允放。不俟屢疏。臣退有餘榮。感且不朽矣。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奏爲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祖制。無辱部體事。臣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多詆訾司官者。而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久任之。正與臣等之意合。然猶未及於司官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招選羣僕。以分辦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羣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設耳。其家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涔然沾背矣。誠自知其闇劣不勝任。況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

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恆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恆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臣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竭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尙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於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起補於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臣等不得已而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甯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傅作雨皆江陵人而同時此臣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於職業而淡於榮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

親戚故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以求之。皆求之典選者。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訶之。而杜門求去矣。臣等愼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陞除相託者。一一與臣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冤抑。正臣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私。卽行參處。或以任怨招尤。卽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如張鳳翔。而舍一賢司官也。臣等見御史劉四端。參尙寶司司丞黃正賓之當知止。而曰今推尙寶司少卿矣。蓋臣部擬推正賓以少卿。緣大選急選之煩。未暇上疏也。夫正賓雖起於貲郎。然曾建言國本廷杖爲民。以恩詔起用。雖被指摘。皇上言其有功而徑留之。此亦人臣之異數也。豈概施於貲郎小臣哉。夫有功者。有功於皇考也。臣捫心自思。人有效力於人之祖父者。自不能忘。況以皇上之大孝乎。夫任子者。其先未必皆有功於國家也。負牀而卽有官。往往至藩臬。豈必成進士。人臣捐軀以爲君父。其功大。非有大罪。必不可棄也。正賓之推少卿。本臣南星之意。恐外人不知。而以之詬詆司官。不敢不爲一言。司官陞調之事。臣等所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所謂畏火伴而不畏家長者也。輒復溷瀆聖明。求得嚴旨。亦足以明臣等之不肖矣。至於黃正賓之推。如聖意以爲可。臣必不敢因人言而變其初念也。均乞採擇施行。

革乞恩空選恤困窮疏

奏爲革乞恩空選。以祛姦弊。恤困窮事。臣等每當大選之期。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久次入京。謂

當卽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泣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其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臣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劄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外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猶有降叅黜退卽中者又叅充撥辦日積月累必候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籍又省祭十五六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覆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以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塗而泥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祭官辦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稱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竟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曰乞恩不知此恩向誰而乞豈朝廷之官可爲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省祭考中者始得簿卽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賣爵已爲秕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

於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定攙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銀於庫取選於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即可得官於是後者既空而前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再空又壓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選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於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併滯空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拙守者所以叩胸而泣血也臣等請自今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概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銷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即患貧何至有空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概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糧則後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品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準上糧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準上糧而三年之歷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空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臣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籠括之術至空選而極矣臣等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贓爲便今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贓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繇此而稍變三便也夫乾

之四德。利在其中。以義卽爲利也。義莫大於懲貪。而可以安民易俗。何利如之。故臣等以爲便。伏乞聖明留神覽察。敕下戶工二部。停止空年之例。敕下各衙門。勿以乞恩咨送臣部幸甚。

典銓不能用人疏

奏爲典銓不能用人。控籲苦心。仰祈聖鑒事。臣於二月初十日。以衰遲求去。次日。卽蒙聖旨溫留。臣卽勉出謝恩。視事。臣受皇上之厚恩。何敢言去。所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而人情邪險。雅道幾絕。居官者欲周人情。必毀官方。況吏部乃皇上所使貴人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司。惟有主事而無郎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紛至沓來。如鄧林鳴蟬。不可勝聽。而轉盼卽爲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功司郎中。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然眉之急。而自惟望輕。恐不足以服羣情。不得已於二月二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遠者。恐不能至。欲就近推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至。乃以其一避之。節奉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此疏思之三月而後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稽勳司。臣乃自知望輕。果不足以服羣情也。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公方能用人也。三事九列。皆聽其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

鈇曾與臣書曰吏部有祕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恥之是以入部卽上疏言司官有缺咨訪於其鄉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非其鄉示大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爲總憲時與鄭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舉鄒維連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連者甚多又見其叅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於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再求去曰江西不宜有二人鄒維連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又聞有從臾維連去者曰是不緜咨訪夫一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中員外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連之賢臣徒羨之而以非緜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皆入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時馨等以尚寶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不勝其瑣屑矣間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久曠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先奏聞而後啓事聖主不以爲專擅況既已奏聞而猶欲一一關白聽其頤指乎當此部事窘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能待近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報聖恩乎夫鄒維連者臣奉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甯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臣皆欲引避不敢就列此臣之望輕所致欲以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明旨爲不必遵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激欲委曲從凡以報聖恩今以維連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

以去矣如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於進賢退不肖以行其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即拔舉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至於鄒維璉、吳羽文、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與有爲耶抑別有所畏耶其應否遵旨到任理事臣不敢擅擬伏候敕下施行臣不勝惶恐之至

催補官員疏

題爲奉旨催補官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涂世葉題稱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烺、起用事情已經奉旨吏部酌議來說查得此四臣者先經臺省論薦甚多其曰在官而建白風生作令而才名彪起獨立不懼而決志遂甘肥遯持論偶左而爲郎綽有清操雖人多偏鋒才各別具正不妨取長於短愈以見瑕不掩瑜其言甚公甚確部覆已奉俞旨填補而聖意猶遲疑未決此古聖帝明王慎重用人之意也臣等反覆思之我朝二百五十餘年節次大典自非喪心病狂誰敢擅破此例自非其人果賢誰肯冒不韙之名而輕舉以自壞其官臣等職司銓敘平生直諒之友近者面言遠者貽書皆以不能用記事等爲臣等之罪記事等一日不起則人心一日不服臣等一日不能安其位建言者之瑣瀆聖明必不可禁臣等日夜念此腹中輪轉久矣乃敢補牘上請合無如本部原擬或行人司副或在京閒散以完前局而更有請者原任刑部郎中後陞汀洲府知府沈應奎精忠貫日勁節淩霜不在四臣之下臣等知之甚深不敢當蔽賢之罪輒併舉之或補外吏以需優轉伏祈勑下臣等遵奉

施行.

議增司屬疏

奏爲議增司屬以便拔賢報國事臣等竊聞聖人作易.以開物成務.易者、變易也.道本不易.而天下之事.有時而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變易乃所以成其不易也.不窮而變.是謂亂常.誰能容之.我朝稽古建官.吏部爲用人之官.四司官止十五人.可謂少矣.又分直分省.皆有定額.似非立賢無方之義.蓋用人、重柄也.而吏曹美官也.重柄而多人操之.則亂.美官而無定額.則巧健者偏得之矣.祖制之善.如此.承平既久.駸以廢壞.至於今日.缺者殆半.經年不補.有新進而無舊人.有代庖而無當俎.此亦可謂窮矣.臣等酌時宜.循往事.上疏請於皇上.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資序.其部司郎中等官.有賢聲茂著.臣等之所必不能舍者.間一調之.或一處二人.以爲目前蚩蠅之助.非謂可以常行也.業已奉聖旨矣.而見在者求去.判不肯留.臣等一念拔賢之心.乃蒙逐賢之疑.良亦甚苦矣.人之情固駭於其所乍見.駭則生疑.疑則滋口語.而興鬬變.故駭俗而喻之.不若其勿駭也.然心本爲國.何敢以外而妨內.日來回環深念.吏部四司主事.惟稽勳司一人.餘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之以爲文選考功者也.臣等欲於稽勳司增一主事.在各省直咨訪定額之外.官不必備.以待一時缺人.臣等所眞知其賢而必不能舍者.不時推補.則一處而偶二人.不復可疑.而臣等緇衣之好.亦得以少伸矣.郎署小臣.俸祿不多.而於以用

人甚便行之既久恐巧健者鑽謀不遂復起爭端曰今既增之某處明當增之某處不可不預爲道破也臣等忠心有餘智慮短淺不知可否伏祈聖明裁定如以爲可勑下臣部施行刊入職掌永爲遵守臣等不勝悃懇待命之至

勞臣軍功疏

奏爲勞臣軍功已覈聖主恩卹未沾合詞控陳伏祈天鑒事臣等竊聞古者明王之使臣有殫心竭力盡忠以報國者生則迪簡而委任之歿則追命而閔卹之此國家之彝典也彝也者常也言其必不可廢也廢之則爲缺事臣鄉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梁夢龍於萬厤三十年正月初一日病故本年二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巡按楊宏科會題一代巖瞻三朝耆宿膚功懋著邊陲勇退遂高林壑生前既負完節身後合被榮施所有應得卹典相應照例查給等因奉旨下部具覆間輔臣沈鯉以爲宜有適值科臣錢夢皐疏論沈鯉波及夢龍遂致停閣嗣後議論涇雜公道晦蝕以至天啓元年夢龍之子錦衣衞管衞事今在籍都指揮同知梁慈將其父生平履歷軍功備陳哀籲於聖主之前隨蒙聖旨下部該部業將夢龍前後宦蹟軍功一一再覈明實以俟部覆適遇禮臣攝署復爾再遲夢龍繇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左右都給事中以至兵部侍郎所至皆著功勳有名迹不敢瑣述以煩聖覽其掌銓之日淺未得有所建立至其爲薊遼總督四年本兵調度二年所立首功數至五千所修臺牆數幾百里軍功彰著在人

耳目。又係奉旨準致仕馳驛回籍。身後應有卹典。於見行條例允合。而部覆之。耽延至今者。其說無他。止謂其爲江陵舊相之門生耳。舊相已經籍沒。出其門下者。悉遭累害。今公論昭明。共稱其功在社稷。補給卹典矣。況其門生乎。且夢龍當舊相柄政時。實未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詭隨傷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東見侵擾。南受陵辱。事煩政重。民窮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乂安。四夷賓服。謂非其時仗鉞筦樞之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也。皇上孝思純篤。有臣功在皇祖。而忍令其寃岑之事。與士庶無異乎。近奉嚴旨。子孫不準紛紛陳乞。夢龍係一品大臣。軍功懋著。準致仕馳驛回籍。有功無罪。身後應得卹典。非希覬望外者比。而先經撫按題請。慈於龍飛首歲上疏。奉旨下部。該部覆查履歷軍功。皆已明確。尤非遠年混擾者比。伏乞天恩勑下吏禮二部。即爲照例查覆。特加優卹。臣等眞知夢龍在國則爲忠臣。居鄉則爲善人。今其子孫如梁慈輩。皆孝謹有萬石之風。而慈以父忠未白。鬱抑致疾。還榮里居。臣等甚憐其志。用是爲之合詞以請。倘蒙俯鑒臣等之非私。特準補給。使天下萬世知聖主即天也。善人必爲天道所與。忠臣必爲聖主所念。其於勸臣厲世。所裨益豈淺尠哉。臣等不勝仰企翹望之至。

司官不肯爲用疏

奏爲司官不肯爲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事。臣聞孔子以冢宰爲成道之官。其說在答魯公之問政也。曰。

人道敏政。言用得其人。則人道成矣。而後可以立政。然必自處以道。而後能用人。臣自入部。見司官多缺。有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一疏。欲就近推補。不拘資序。及一處不妨二人。引他部郎中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及呂坤、黃克念等之同邑同僚。於二月二十日上疏。已奉旨允行矣。蓋臣聞兵部職方司郎中鄒維連之清方敢任久矣。欲用之於考功。以管外察。而吳羽文之賢。臣復不能舍也。是以預爲之地。及維連用。而羽文杜門求去。臣不得已而上典銓不能用人之疏。以二臣應否遵旨到任爲請。節奉聖旨。鄒維連、吳羽文、既說皆賢。且奉旨點用。著卽到任供職。不得引避。欽此。於是維連遂入稽勳司。臣意羽文可以無去矣。而求去益力。及調維連爲考功司郎中。而維連上疏力辭。奉聖旨。鄒維連照舊供職。小臣不得瀆陳。該部還嚴行申飭。欽此。臣意維連可以供職矣。而杜門不出也。臣不得已而上疏議增司屬一員。亦奉聖旨依議行矣。臣意二臣皆可以無去矣。而聞其相繼出城。以示決去之意。臣於是乎絕望於二臣矣。夫臣之所爲。非創行也。然必預請旨而後行之。二臣不遵也。又爲至再至三請旨留之。臣遭際聖明。擢至今官。用賢乃其專責。而乃一一溷瀆宸嚴。臣實自厭其瑣碎。自愧其罷輭。夙夜戰慄。幸蒙皇上鑒臣愚忠。咸得俞旨。而二臣竟不遵也。且用一維連而併逐羽文。用一考功而併失職方。欲拔茅而連茹。乃刈葵而傷根。豈不痛哉。維連之疏。自謂君恩未報。慙負天地。而又恐孤心無解於人言。是甯負君恩。負天地。而必欲求解於人言也。豈不異哉。夫天子之命。父母不敢抗也。父母之令。朋友不能阻也。二臣遇聖天子拔置榮要。其父母

甯敢令之辭避乎。非惟不敢令之辭避而已。亦必幸其子之才而得志也。豈可畏朋友而忘順親乎。二臣之自處。幾不以道矣。此通蔽之相妨也。所最可駭者。引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錮司馬光等。以爲喻。以致同鄉疑恨。各出私揭。噬弄汚詬。違明禁而不顧。遠近喧傳。以爲怪事。且人臣求去。自宜候旨。何乃輒自出城。臣苦留之而曰。不出城。則人以爲戀戀一官也。夫明時可戀。豈爲一官哉。二臣畏人言而背明旨。欲潔身而忘大義。法宜叅處。但二臣自以爲人所逐。如拔眼中之釘。必不得留。逢人空訴。而不以告君父。不宜令之隱忍含糊以去。爲終身不平之恨。千古不決之疑。非成道之謂也。伏祈勑下二臣。詰責何以不遵明旨。當英賢濟濟之時。誰爲章惇。誰爲蔡京。明白具奏。以候聖明裁奪。臣不勝愧赧慄息之至。

衰病不能供職疏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祈聖慈允放事。今年二月初十日。臣上疏言臣年七十有五、老矣。稍稍勞苦則病。恐廢職業。於禮當去。旋蒙聖旨溫留。臣卽出謝恩。視事迨至三月。推陞大選教職。四月。卽推陞有司。及急選、大選、考覈、給絲、各官擬定官銜。闔撥吏役諸事。湊乎一時。執簿查點。手書姓名。凡二千餘人。勞苦太過。至二十五日事竣。而臣遂病。頭目昏暈。飲食嘔吐。舊有腹痛之疾。遇寒輒發。今當盛暑。尙著春衣。動卽流汗。風來感之。冷浸肌骨。輒復作痛。得熱藥而愈。又成祕結。衰殘至此。王喬徒有丹訣。扁鵲亦爲庸醫。先是擬以二十七日考試聽選監生。而臣先一日註籍。今且半月矣。四海九州之人。集於闕下。冀得一官。貧乏

者甚多。以臣杜門。選授無時。萬人嗟怨。臣心如何自安。今部中之事。必不容緩者。皆於私寓僉押用印。臣昏憒日甚。已不能理。至於會推大僚。必不能出。雖欲勉修職業。以報聖恩。而氣力已竭。無可如何。謹再疏求去。伏祈慈允。如以臣忝爲大臣。不忍遽放。所有印務。祈命侍郎署掌。以待新冢臣庶免曠官。得以無罪而去。臣力疾陳詞。中情悲慘。伏惟皇上憐之。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留。懇祈聖慈。先準辭印。以無妨部務事。臣比以老病。上疏求去。蒙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繁重。目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卽出料理。愼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卽設香案。扶曳叩頭謝恩。復莊誦聖旨。感激流涕。至蒙任事之褒。臣迂滯懦弱。而叨掌邦治。所謂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百官何如。四海何如。念之卽當愧死。不必更言老病矣。臣自壬戌蒙恩陞太常寺卿及工部侍郎。皆以老病疏辭。其時七十三也。未蒙俞允。臣不敢固辭。乃濯纓佩環而來。非不老不病也。今七十五矣。年則益老。而加之以勞苦。安得不病。臣雖忝列衣冠。而天性朴陋。猶田野之人也。不能爲巧言飾詞。未老決不言老。未病決不言病。但能任事。決不言不能。今則眞老眞病矣。食粟飲水。皆屬勉强。安能任事。卽如考試監生一事。臣腹痛恆不可忍。頭昏便很僵仆。安能守之竟日。篝燈閱卷。面定其職銜。三四鼓乃已。於事而竣乎。諸臣多勸臣留者。壯健之人。固不知老者之苦也。臣少年食人一飯。至今不忘。豈其能忘

聖恩。但筋力已盡。欲圖報而不能。眞無如之何耳。銓部之進退人材。乃士風清濁民生休戚之所關。不容一日停閣。今臣之杜門二十餘日。停閣甚多矣。祈皇上命侍郎李騰芳署掌印務。料理會推等事。臣雖不能留。然可以不誤皇上之事。庶幾無罪。臣非求安逸也。自古忠臣孝子。未有不勞苦者也。惟至於年老不能勞苦。乃不得已而安逸耳。故聖王制禮。人臣七十而致仕。苟非稟賦特異。老而益壯者。不忍強留。乃敬之也。非棄之也。伏願皇上行古聖王之道。使臣以禮而去。偷閒習靜。蛙消禽戲。以終天年。臣不勝悲鳴懇籲之至。

言官阻抑用賢疏

奏爲言官阻抑用賢。甚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攄孤憤事。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假託。老病之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憂毒熏心。自不難於立枯。豈復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臣之所以求去也。奉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著該司官敦催即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不敢再辭。即謝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緜力。身在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以副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朝。即聞鄒維璉之清方有爲。繇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詞。已見於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中傅櫆、陳良訓等譙訶週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賴其鄉之先進委曲

媾解。維連乃到稽勳司任。臣大喜自此無譁矣。及調考功司。而譁更甚。傅櫆遂上疏叅僉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爲邪臣。此二臣非碌碌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之稱譽也。而又波及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等之疏出。而是非已明。維連擬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冶之銓郎。數煩巽命之招呼。夫維連之到任。繇臣請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躍冶。招呼乃鴻臚寺之事。以聖旨爲招呼。出於何典。此疏出而維連遂不敢到任。草一辯疏求去。臣又以抗旨責之。改於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立意主於寬厚。臣益大喜。幾失此人。而陳良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每一番計典。必有一番營求。及髡鉗亡命毀譽摩牙等語。維連疑其誚己也。而又向臣求去。臣諭止之。以爲此時人情。原自奔競。譬如淫風流行之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爲己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閑之後。安得無疑。今外有強敵。內多賊民。海宇騷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爲臣子者。宜念皇上之憂辱。同心戮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臣自三月初五日。調用維連。今八十餘日矣。而舌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暇。而何暇營職。且自此甯復敢用一人乎。且維連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連而果以賄以暱耶。或左魏二臣而有私於維連耶。則宜指實明叅之。今明知維連之賢也。其進非繇邪徑也。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無色。好是正直。而思自塵之憂。升於天階。而有窮塗之哭。豈不苦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於正臣。殃及於

無辜舉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今八十餘日不爲不久矣事繇臣起又何所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之去而後言耶臣老矣光斗等皆壯年正宜力之時無可去之理臣自無可終默之理況事起於臣臣亦何敢無言輒以愊億之愚直陳於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煩天語訓迪諸臣偕於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勿萌去志共襄計典臣迂闊多事溷瀆宸嚴至於再四自知無益於時徒使庶官不和非惟老病而已臣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聖明察之

老病必不能留疏

奏爲老病必不能留再辭印務懇祈天慈矜允早放事臣屢疏求去非有他故也不過以老病日甚而已老者數之將盡也病者生之阽危也臣今兼之此不待言而當去者也蒙皇上再三留之臣氣力獨竭暫寄人間已成無用之物矣卽部考監生當在四月二十五日大選以前因文選司人少事繁改於二十七日而臣二十六日病不能出今且六月矣選人多貧者凶年粟貴不無餓殍卽不貧離鄉遠客冀得一官而奔無試期以臣之杜門而使多人困苦臣則不祥之人也其他部務之停閣不知其幾矣念之憂心若舂臣老而加之以病是秋葉將落而過之以風也而又加之以廢事溺職之憂是申之以霜也皇上之留臣非爲無益恐爲王舜鼎等之續皇上或亦悔其放之不早耳吏部進退人材如人之呼吸稍停便成結脈伏祈皇上卽命侍郎陳于廷署掌印務臣得稍安於心以苟延旦夕而遂首邱之願臣千言萬語不過

如此。皇上留臣。而臣已老已病。自恨福薄命蹇。不足以當殊遇。仰負聖恩。俯違夙心。臨疏嗚咽。更復何言。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留。三懇聖慈。準辭印務事。臣昨蒙皇上以久旱得雨。遣臣致祭社稷。五鼓詣壇。選人擁集於門。問臣進部否。既而見其仍回私寓也。曰。我輩離家守候久矣。有典盡衣物者。有竟日不食者。有鬱鬱而歿者。不知何時乃得一官半職。彼卽知臣之老病。無所怨恨。臣頑非木石。很非豺狼。豈能不動心乎。臣若力能進部。何苦作此頑很之事。臣之杜門求去。邀旨而出也屢矣。蓋以自試其精力。而困憊不可支持。輒復杜門。至昨祭社稷而還。頭昏腹痛。幾於斷絕。如此之人。豈可作官。而況任重典劇乎。今大選已迫矣。推陞急選已太遲矣。臣以婦人之仁。念多人之苦。當食而歎。伏枕而泣。臣非敢求安逸也。而力不能勞苦矣。天不能使臣復壯。奈之何哉。臣力疾望闕叩頭。祈垂惻怛。立命侍郎陳于廷。署印理事。以卹衰病之臣。以活困窮之士。此卽如大旱之得甘雨也。臣幸甚。天下幸甚。

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奏爲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立賜生還。以無久妨銓政事。臣自四月二十六日註籍屢疏求去。至於今兩月矣。先是臣於六月初十日上疏。十二日復蒙聖旨溫留。責以匪躬之誼。臣叩頭流涕。心肝摧剝。無何而聞聖心拂鬱。不敢具疏。竊念禽獸之類。亦皆有知。臣受皇上之恩。如天如地。欲報罔極。而不知匪躬之

誼。吏部之長。兩月杜門。百官四海之事。稽誤無限。人情愁怨。萬衆嗷嗷。而臣亦不知也。則是禽獸之不若也。臣七十五而始老。老已遲矣。元氣微弱。飲食起居。調攝無術。臟腑榮衛。處處痛楚。兼之心血耗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旋卽忘之。書之於紙。幷所書而忘之。此與木偶無異。何匪躬之可言乎。是以古聖人之治天下。仕者年七十而願致仕。則聽之。誠爲其在世之日無多。令得安閒以遂餘齒。此體悉下情之至。所以勸忠也。且使其爲子者。盡愛日之養。免梁魚之恨。所以教孝也。臣之妻更老於臣。惟有一子。以諸生受恩蔭。頗通經書。見臣臥則呻吟。動則嗟嘆。日夕祝天保佑。願得早歸。今歲秋闈。已不願入。此亦甚可憐憫。伏祈皇上卽放臣歸。以印務命侍郎陳于廷署掌。料理會推。及六月中推陞大選等事。至於御史楊建烈議論日多之疏。奉旨下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各官。從公參看具奏。此事皆繇臣用一鄒維連。而遂及左光斗、魏大中等。其是非甚爲明白。人人知之。臣旣必不能出矣。聞左都御史孫瑋有脾胃之疾。尙須醫藥。則參看無人。使左光斗等進退維谷。羨浮雲而慕高鳥。卽中書汪文言。輔臣之所題也。賢者多與之遊。無端而納之於黑獄之中。亦宜結正其事。以服人心。此皆鑒從臣起。臣不敢昧心畏人而不言。均祈聖明裁奪施行。

籲天求去疏

奏爲籲天求去。以免無禮曠職之罪事。臣以老病求去。至於再四。聖旨留之。愈溫愈切。臣叩頭謝恩。初則

不勝感激。今則不勝恐懼。皇上隆禮大臣如此。臣乃抗違不出。是無禮也。無禮者誅。雖皇上憐其老而赦之。臣則有可誅之罪矣。夫皇上之留臣。豈以臣之情詞未懇切耶。臣固自知其行能乖劣。不堪統均之任。以此求去。則須懇切。乃七十五歲之老臣。如老牛之不可以耕。老馬之不可以駕。強而使之。立見其死耳。何必多言。臣素有寒疾。每冬輒苦腹痛。今無冬無夏。往時猶少。今晝夜常痛。其他苦楚不可勝言。人生有老。自宜如此。非二豎之侵侮也。臣杜門六十餘日。何所不思。如精神力量。一毫可以勉出。何苦冒無禮之罪。臣非顧一己之性命而忘國家。第舍性命而無益於國家。不可以爲忠耳。昔齊臣陳不占。有義而怯。勉強赴戰。聞鐘鼓之聲而死。漢人劉向作九歎。舉以爲譏。謂齊無人。而陳子不自量也。臣之自量審矣。不敢使後世謂聖朝無人。臣猶豫不去。部事愈益堆積。代之者雖不臥不休。亦不能辦。是又臣之罪也。皇上早放臣一日。則臣之罪一日而悉解。是王維所謂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爲多者也。如皇上以臣有罪而賜之罷斥。使大小臣工。不敢無禮。不敢曠職。則更有益於國家。臣必無一毫之怨也。臣雀立而候恩命矣。

蒙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奏爲蒙恩再出力挽干進之習。以救時危事。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皇上屢留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强出供職耳。臣之衰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汚險之時。如牽罷牛而行荆棘泥

淖之中。亦苦極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以官爵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託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聞司官署選者。每遇朝退。三五爲輩。如牆而遮留之。講陞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阿矣。則又有遮留者。恆至嗌乾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連名作書者。謂之公書。闐戶盈几。占對不暇。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書切責之。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後已。然則必欲司官力拄之乎。臣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强有力者。不貴貴。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其不畏强禦。良亦難矣。臣嘗論之。萬厤年間。近於以强淩弱。此時之人。近於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皆爲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穢德。久不齒於士林。立論故爲放言。大得罪於名教。去年鑽陞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既稱母病。得陞禮部主事矣。俄而悔之。託人以百金饋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求華膴。民安得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以恥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之臣乃以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察伊邇。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如汪心淵之事。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寸補於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閉之宅。牆垣頓擗。蔓草滿

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始。而愼選守舍之人。而杜干進戒徇私是也。夫諸人之所口手而求者。大半爲其鄉里耳。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兩京十三省之人。臣請發單於司官。各與其鄉之在朝者。詳加品騭。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爲卿貳者。可爲腹邊巡撫者。部屬之中。可爲腹邊司道者。可爲太守者。可爲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取者。可吏部者。林下可起用者。俱一一言其居家之行誼。薦官之建明。各造一册。其所知他省直之官。另爲一册。送之於臣。旬日之內。而四海之人才。盡在目中。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塗無搶攘之醜聲。文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苦老病。不能吐哺求賢。賴此可免聾瞶。司官即爲舉主。必不漫漫而已。倘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是未可知也。如曲從請託。不以告臣。俸淺而遽躐轉。望輕而擬超擢。即行叅處。此等事前臣陸光祖饒爲之。如臣孱劣。必得明旨而後或可禁也。至於周士顯、罷有餘辜。李之茂、似宜改南京別部。以示小懲。臣以今日謝恩入部矣。臣之前疏。惟願皇上允放。是以有所未敢盡言。臣每早起趨朝。即竟日昏眩。不能飲食。今六月推陞大選等事。改於七月矣。八月復當大選。九月大選教職。十月復當大選。年內兩月。外察期迫。無復須臾之間。恐力不能支。竊欲皇上免臣三六九之朝。遇大禮大慶。及說選承旨之類。乃入班行。敢昧死以請。臣不勝戰慄之至。

衰殘已不能留疏

奏爲衰殘已不能留。祈賜歸骸。以少存廉恥事。臣自七十三歲。蒙皇上起之田間。而爲太常卿。工部侍郎。

臣素有腹痛頭暈之疾再疏控辭未蒙俞允臣感激聖恩冒昧就列今七十有五年愈老而疾益深矣四月間杜門兩月餘屢疏求去蒙皇上屢留之臣復冒昧入部今日趨侍經筵禮畢叩頭不覺傾跌失容踉蹌而出臣不勝惶恐竊念臣受皇上知遇之隆千載罕值徒有報稱之心而精力已竭皇上親見其衰劣不能成禮必蒙允放無俟多言惟願皇上立從所請無以大臣之體貌而稍靳之使部事堆積多官鬱怨臣旦夕行矣不敢復任其責矣一覩聖顏遂成永絕臣不勝哽塞懇望之至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奏爲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帝王所與共守國家者民也所與共安小民者士也公卿大夫皆出於士士之所以爲士者有士氣也士氣者剛也正也正而後剛剛而後能久行其正二者皆陽氣也人無此氣則爲鬼故虞廷正官黜陟幽明幽也者言其爲鬼也古諺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疾俗之言也人以衣食之計乃仕而求富貴業已不正夫焉得剛爲仕者皆邪靡皆爲富貴衣食誰能爲國家安小民者故鼓舞士氣治天下之要道也夫小民之氣亦不可摧折也摧折之則良民儇而亂民橫況於士乎鼓舞士氣之道在教之以重廉恥而輕富貴重廉恥而輕富貴則可殺而不可辱乃可以爲士乃可以爲公卿大夫而與之共安小民若使庸鄙之人以其邪靡而得富貴據權勢則邪靡化而爲輕薄不難侮大臣害善德而況於卑弱小吏乎臣屢言士大夫之躁競備極形容自知非長厚之道誠見士習之極

壞而願皇上教之以重廉恥也邇來漸有清明之象矣惟是事有關於士氣民生甚切而人視之以爲緩甚爲易行而舉世不肯行者臺臣魏光緒所條陳正塗佐領非禮稱呼之禁是也向來府衞州縣佐貳首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臣所記憶萬歷年間濟南歲貢王之翰選爲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遽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有志之士每多如此趙州選貢宋宏業選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爲老大人奉旨下部覆準通行矣宏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而疾以死今臺臣之疏臣雖移咨都察院通行申飭上官必不肯行佐領等官誰肯以其性命捋虎鬚者乎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扑急於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夫潔己愛民者士君子之行也上官以奴僕待之而彼亦甘心爲奴僕乃以士君子之行望之豈可得乎公卿大夫皆與歲貢從芹泮起家者也命運有利有不利耳即粟監起家太學其中不乏才士何忍淩辱之如此壞士風而害小民可勝道哉臣願皇上敕下都察院再行申飭勿復以明旨爲虛喝爲上官者釋大易謙光之旨守尚書狎侮之戒待鄉貢若甲科待佐領若鄉貢粟監之官亦不得同於吏胥吏胥之中有卓然自立者即以正塗之禮禮之昔陸光祖掌銓曾陞趙皎楊果爲知縣矣用人豈可以資格拘哉如此將人人感奮潔己愛民而猶有貪肆害民者非人類也宜即驅逐之甚者提問追贓不必留之以待部中劣轉使久爲民害也臣因是而歎天下鮮雅達之人也今方用武之

時而文吏之尊大益甚大將受制於道府指揮而下皆奴僕也而奔走如風應答如雷其熊更醜此舉世所以鮮將才而遼左所以無軍功也有封疆之責者何可不思所以舞鼓之乎臣不必越俎而多談也伏祈聖明鑒察如以爲可容臣通行各撫按刊刻書册徧發府州縣永久遵行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奏爲年老智昏認罪求去叩懇聖慈憐憫事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爲御史陳九疇所叅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奉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實主稿言陳九疇之非是而無所處分奉聖旨陳九疇所叅論謝應祥於魏大中有師生之雅叅亂朝政事屬自欺且去輔前以門牆招議今魏大中欺朕沖幼把持會推敢以朝廷封疆爲師報德好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互相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魏大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俱調外任用你每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以後還著遵奉新諭一體申飭行如有仍蹈前轍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愧恥不勝恐懼自惟老耄以至於此曩者臣之所以力求解免誠自知之審也夫智者血氣之榮也血氣既衰則智慮自短臣本愚人老而倔強其見未必眞而恆自信其知人亦未必眞而恆信人不爲羣議所奪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爲郭尚友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卻之而又至故不敢推而信謝應祥之沈靜可以有爲特與員外夏嘉遇言而推之絕未與魏

大中言也。然大中之峻潔。必不行私。嘉遇之忠耿。必不可私干。臣夢寐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爲非是。第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房寰之論海瑞。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聖旨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喙無以自解矣。至於朋謀結黨。此智者之所能。非臣之所能也。夫結黨者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皆單子違衆之人。此樹敵之道。安能結黨。臣血氣日衰於一日。智識日昏於一日。曩者求去。如蒙皇上允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益甚。有負皇上之恩禮。非所以重朝廷。光史册也。伏惟皇上憐其老矜其愚。寬斧鉞之誅。立賜允放。豈惟臣免於辱殆。亦可以息讙譁而全國體。臣不勝呼天祝願之至。

辭朝疏

奏爲辭朝事。臣以老病屢疏求歸。近日精力極衰。病苦極甚。昏憒遺忘。言動多妄。亦自厭其陳人矣。伏蒙聖恩準臣回籍調理。臣服官二載。悖謬多端。皇上念其篤老憐其無知。不治其罪。俾得遂其首邱之願。臣病久無力。慮恐傾跌。不能趨朝。謹令家人扶曳。於大明門外叩頭。上疏辭朝。即日行矣。翹望闕廷。涕泗交流。感激天恩。莫知所報。惟日夜祝我皇上聖壽與皇圖俱萬萬年。臣無任瞻依陛陧之至。